

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之如此故於終篇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過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為也無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為則有名名立則道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況其體也相遇喻其為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復完故曰七日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道遠足以齊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死德足以為宗師而冥然無方無體也至于足以為帝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為有名也有為

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歟此所以終言渾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蓋道於內篇之七也夫內篇者皆性與天道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矣然終之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則外而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宋 王 元 澤 傳 卷六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故曾史楊墨之所為而內失其自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為而安靜矣莊子因而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無為為之謂之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化之之謂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通達矣故天道無為而行健萬物所以資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自然而彌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者知天也通於聖者入聖也知天則達於無為入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帝王之德而其所為寂然而物莫足矣故曰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為也

無不靜夫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鑿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

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貴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聖人非有意於靜以其歸根而靜也歸根而靜則靜之至故曰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夫靜之至則嗜慾忘而天機深外物安足以動矣故曰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故靜

也然而聖人之至靜愈於水之所靜也水靜則明見於毫末其平則大匠取法焉聖人之心靜則精神完復而洞徹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可逃吾照知也故曰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

鏡也虛者所謂曠兮若谷也靜者所謂其息深深也恬淡者所謂希夷也寂寞者所謂晦默也無為者所謂自然也此皆真空妙有之至也雖天地道德不出於此數者矣帝聖所以處之而息焉故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夫帝聖既處此數者而休心休則虛虛則靜靜則無為無為則自得矣然而虛則未嘗不實實則極天下之理也故曰虛則實實者倫矣靜則亦未嘗不動動則無一事之失也故曰靜則動動則得矣無為則亦未嘗不為為則無有不當也故曰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責矣則自得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

處年壽長矣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及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靜則歸根而晦默寂然所以自得也故曰靜則與陰同化動則愈出而明白汎然所以無礙也故曰動則與陽同波此天樂之至也夫天樂者孔孟之所謂樂天也樂天則萬物不足以憂之而樂之至也故曰天樂也

天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為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付物自然則瞻足萬物而不絕故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俾物使然則萬物相役而力不贍故曰有爲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非帝王之道也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不得不無爲人不得不有爲無爲所以無心於天下而天下歸於役使也有爲所以有心於天下而天下從而役使也歸其役使者常逸從而役使者常勞此萬世不變之道也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莊子之作此篇首言天帝聖人之道而次言虛靜恬淡之妙次又言天樂帝王之德所以極明無爲之妙理也夫無爲者必至於有爲有爲則有迹而已矣故繼言其兵軍賞罰禮樂喪哀之五事所以極言有爲之迹也然而又慮復之治天下者以治天下之道不出於此五者而用之以失其真性遂稱五事為德教禮樂喪哀之末也夫有末者必有本本則無爲之理也理不出性命之際而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

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夫莊子之此篇深明自然之道所謂知於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言莊子殺於天而不知人問莫為不知於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

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以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刑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

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其號矣因親疎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既天地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九變者古之人孰不從之矣至後世則不然仰而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於見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刑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乎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俟其間而出於偏見言道德者至於杳冥而不可考而原一世之有為者為不足以言刑名者守

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為之不瞻也而魁然自以為聖人者此矣悲夫故曰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序安取其言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地而已矣

夫堯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哀婦人此雖為惠而以心惠物也夫以心惠物則仁於一物而所惠不廣矣故舜曰而未大也豈若無心惠物乎故無心惠物則所惠者大而物安乎故舜又曰天德而出寧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馬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先其後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  
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  
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  
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趺而不教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  
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  
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  
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  
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  
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  
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  
衡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  
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  
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老子  
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  
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  
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揀而不與  
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  
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  
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  
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  
者不可以言傳也

夫道無乎不在也雖天地之大由之而生  
蜩鷄之小由之而成故在於大則亦未嘗  
不小在於小而亦未嘗不大當在其大也  
則不可知其極故曰於大不終當在其小  
則不見不足故曰於小不遺大不知其極  
小不見其不足萬物之用無不備也故曰  
萬物備廣然萬物之既備而無不涵容也  
故曰廣乎其無不容也容於萬物而其深  
無涯也故曰淵乎其不可測也道之如此  
而非至人孰能體用矣故至人之體道天  
下雖廣而不以累心也故曰有世不亦大  
乎而不足以為之累權謀用而不與之偕  
也故曰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明物儻來  
而不為之役也故曰審乎無假而不與利  
遷辨是與非而不失性也故曰極物之真  
能守其本至人如此而天地不足拘萬物  
不足累性命安全而汎然逍遙故曰外天  
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遠乎無為  
明乎自得抑乎仁義外乎禮樂真君淵靜  
而不動也故曰退道德賓禮樂至人之心  
有所定矣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搏之不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為道

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人之粗迹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雖識於桓公至于已之所輪而其術雖為得於心亦未為無失而已矣夫破百年之木而操之以為輪是使木失真性也安若不斷於輪乎二者均為有為之累故莊子言於此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宋 王 元 澤 傳 卷七

天運篇

夫無為者天之妙道也天道之止於無為則其道所以不為神惟能無為而為之然

後道妙而神矣此莊子因作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夫日月雲雨風氣皆天之用也天有其用而不用以為用則其用所以不息也惟聖人法而用之以宥於天下故功所以不虧而道所以曲全幽遠無不照知而民心推戴而存真也故曰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